

沈从文全集

10

沈从文全集

第四卷 ● 小说

SHEN CONG WEN QUAN JI

长河
乡村琐事
芸庐纪事
虹桥集
雪晴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 .1~17卷/沈从文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78-2463-0

I. 沈… II. 沈…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全集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77 号

责任编辑: 谢中一

陈洋

美术编辑: 任丽凤

印装监制: 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1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44 字数: 540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套

*

ISBN 7-5378-2463-0

1·2352 定价: 56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
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汪曾祺 王 予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一友

沈虎雏 王继志

王亚蓉 向成国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刘一友 向成国
张永中



沈从文 1938 年在昆明，7 月下旬开始创作《长河》



文革后重新修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和王矜研究工作

王亚蓉摄于1978年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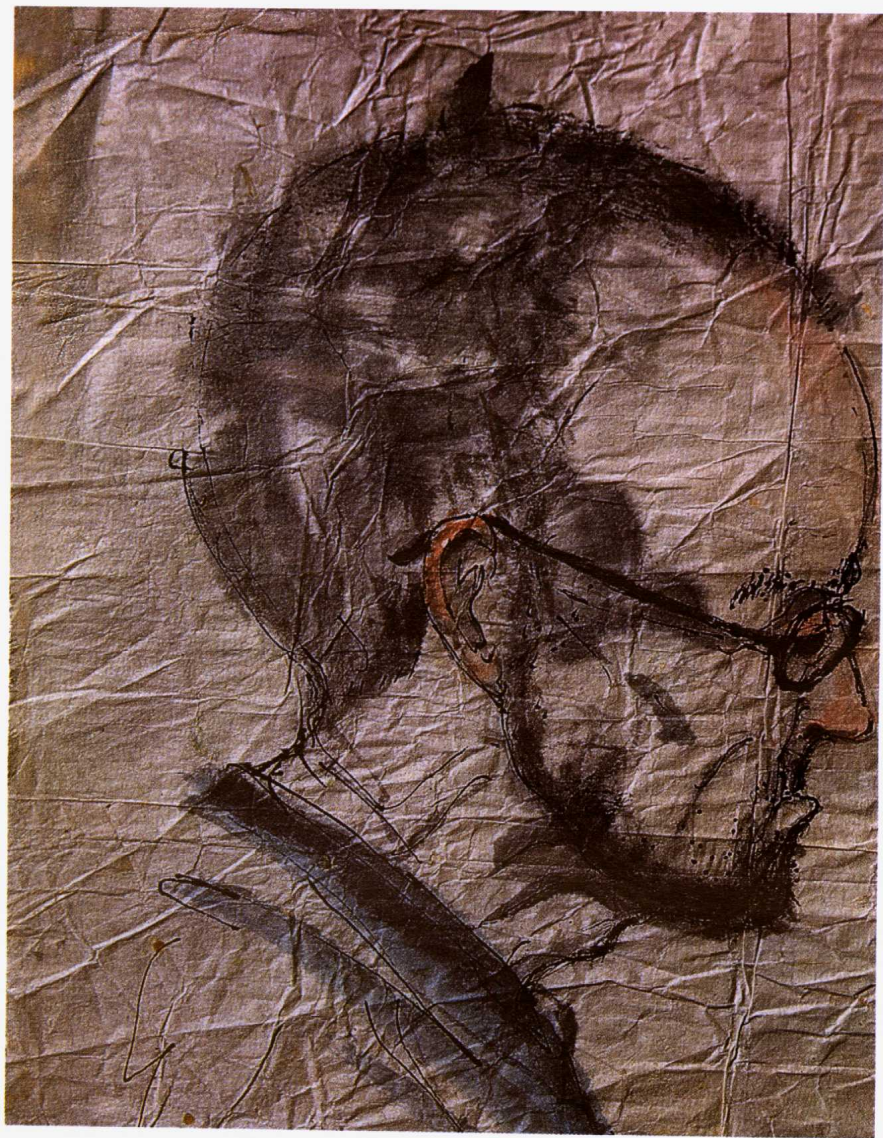
驅馬玉山雪軍行入高山
 遙危抱石指蒼崖
 冰消已去澤有遠河時以架城
 遙浮雲白日
 南征可坐不可攀
 子于穴被赤壘百里風塵
 以
 陸劍の子勳彼軍為壽

云林甫詩

沈从文習字时年八十



作者手迹



《芸庐纪事》主人公的原型，作者的大哥沈云麓

黄永玉 作

目 录

沈从文
全集

S H E N C O N G W E N Q U A N J I

□ 长河	1
题记	3
人与地	10
秋(动中有静)	22
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	39
吕家坪的人事	60
摘橘子	79
大帮船拢码头时	94
买橘子	108
一有事总不免麻烦	123
枫木坳	133
巧而不巧	149
社戏	160
《长河》自注	171

<input type="checkbox"/>	芸庐纪事	183
	小砦	185
	芸庐纪事	208
	动静	250
<input type="checkbox"/>	乡村琐事	271
	张大相	273
	王嫂	279
	乡城	287
	笨人	295
	乡居	302
	主妇	312
<input type="checkbox"/>	虹桥集	325
	看虹录	327
	摘星录	343
	虹桥	384
<input type="checkbox"/>	雪晴	399
	赤魔	401
	雪晴	407
	巧秀和冬生	415
	传奇不奇	433

长 河

《长河》，长篇小说。文稿曾遭长期审查扣留，经大量删削后才得以发表。作品第一部的文稿大部分在1938年8月至11月间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上连载。个别篇章曾在其它刊物上发表。第二部未能写出。

1945年1月，作者对上述已发表过的篇章作了大量非情节性的增补，字数由《星岛日报·星座》连载时的6万余字增至10余万字，各章均拟出了篇名，交由昆明文聚出版处出版单行本。1948年8月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

现据文聚出版处初版单行本编入全集。

原目：《题记》、《人与地》、《秋（动中有静）》、《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吕家坪的人事》、《摘橘子》、《大帮船拢码头时》、《买橘子》、《一有事总不免麻烦》、《枫木坳》、《巧而不巧》、《社戏》。

另，增加新发现的《〈长河〉自注》。

题 记

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所谓时髦青年，便只能给人痛苦印象，他若是个公子哥

儿，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稍有太阳，便赶忙戴上大黑眼镜，表示爱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时，材料且异常讲究，特别长处是会吹口琴，唱京戏，闭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烟，能在呼吸间辨别出牌号优劣，玩扑克时会十多种花样。大白天有时还拿个大电筒或极小手电筒，因为牌号新光亮足即可满足主有者莫大虚荣，并俨然可将社会地位提高。他若是个普通学生，有点思想必以能读××书店出的政治经济小册子，知道些文坛消息名人轶事或体育明星为已足。这些人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即以地方而论，前一代固有的优点，尤其是长辈中妇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俭治生忠厚待人处，以及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这些东西又如何被外来洋布煤油逐渐破坏，年青人几几乎全不认识，也毫无希望可以从学习中去认识。）一面不满现状，一面用求学名分，向大都市里跑去，在上海或南京，武汉或长沙，从从容容住下来，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末了是毕业，结婚，回家，回到原有那个现实里，等待完事。就中少数真有志气，有理想，无从使用家中财产，或不屑使用家中财产，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物。所谓政治又只是许多人混在一处，相信这个，主张那个，打倒这个，拥护那个，人多即可上台，上台即算成功。终生事业目标，不是打量入政治学校，就是糊糊涂涂往某处一跑，对历史社会的发展，既缺少较深刻的认识，对个

人生命的意义，也缺少较深刻理解。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十年来这些人本身虽若依旧好好存在，而且有些或许都做了小官，发了小财，日子过得很好，但是那点年青人的壮志和雄心，从事业中有以自见，从学术上有以自立的气概，可完全消失净尽了。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像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需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其实这个工作，在《湘行散记》上就试验过了。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忌讳，虽属小说游记，对当前事情亦不能畅所欲言，只好寄无限希望于未来。

中日战事发生后，二十六年的冬天，我又有机会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住处恰当水陆冲要，耳目见闻复多，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以及地方问题如何由混乱中除旧布新，渐上轨道，我都有机会知道得清清楚楚。和我同住的，还有一个在嘉善国防线上受伤回来的小兄弟。从他的部下若干小军官接触中，我得以明

白战前一年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情形，以及战争起后他们人生观的改变。过不久，这些年青军官，随同我那小兄弟，用“荣誉军团”名分重新开往江西前线保卫南昌去了。一个阴沉沉的下午，当我眼看到几只帆船顺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军官站在船头默默的向我挥手时，我独自在河滩上，不知不觉眼睛已被热泪浸湿。因为四年前一点杞忧，无不陆续成为事实，四年前一点梦想，又差不多全在这一群军官行为上得到证明。一面是受过去所束缚的事实，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却是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

那时节湘省政府正拟试派几千年青学生下乡，推行民训工作，技术上相当麻烦。武汉局势转紧，公私机关和各省难民向湘西疏散的日益增多。一般人士对于湘西实缺少认识，常笼统概括名为“匪区”。地方保甲制度本不大健全，兵役进行又因“贷役制”纠纷相当多。所以我又写了两本小书，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长河》。当时敌人正企图向武汉进犯，战事有转入洞庭湖泽地带可能。地方种种与战事既不可分，我可写的虽很多，能写出的当然并不多。就沅水流域人事琐琐小处，将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另外却又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个痛苦印象，

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作品起始写到的，即是习惯下的种种存在，事事都受习惯控制，所以货币和物产，这一片小小地方活动流转时所形成的各种生活方式样与生活理想，都若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形中发展。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见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长于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见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无光。尤其是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读者，是会承认这个作品不失其为庄严与认真的。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或者战争已完全净化了中国，然而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与“当前”崭新的局面对照，似乎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点新的认识，即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的过程，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

我们大多数人，战前虽活在那么一个过程中，然而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